

论《大学》“止于至善”的价值意蕴

孙 德 玉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儒家传统经典《大学》中的“止于至善”,既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也是一种以追求卓越为核心要义的至高境界。其价值意蕴相当深远:“止于至善”修养境界的设定不仅是人生努力的目标,还是彰显道德意义、提升生命价值的标杆;“止于至善”的人格境界,凸显了修养过程中主体的自觉意识和实践精神;“止于至善”的修养目标,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切实可行的榜样形象。这些思想历千百年而不失其光辉,引导着人们抛弃消极的自我而走向完善的自我,其当代意义和普世价值也日益凸显。

关键词: 《大学》; “止于至善”; “内圣外王”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7)06-0093-05

On the Value of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from the Great Learning

SUN De-yu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from on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Great Learning, is not only the highest personality ideal, but also the ultimate goal for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t implies profound value. The cultivation realm of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is the life aim, as well as the standard of moral significance and the value of life; the personality realm of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highlights the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spirit of the subjective; the cultivation goal of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isn’t a castle in the air, but the model.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se classic thoughts have been given the rational direction to strive for perfection,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universal valu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ritical.

Key words: the Great Learning;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a learning both soun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止于至善”是儒家经典《大学》“三纲领”中的最高纲领。“三纲领”统摄的是“八条目”,体现了《大学》“内圣外王”的重要思想,而“止于至善”又是“三

纲领”之纲领,集中概括了《大学》的思想旨趣。那么,“止于至善”究竟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有何价值意蕴?本文试图作一具体阐释。

收稿日期:2017-03-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4YJA880063)

作者简介:孙德玉(1962—),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一、“止于至善”的精神实质

“止于至善”，孔颖达将其释为“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1]。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解释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亲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其意为：修身育人，都必须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毫不动摇。王阳明诠释：“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2]至善之性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所以，“止”就是一种对本性的复归，“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3]学者的解释虽然表达各异，但其基本精神都是比较一致的，即要通过努力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从而达到并保持人类最高的善。由于《大学》讲的是儒家生命形态中的“内圣外王”之道，因而用现在的话来说，“止于至善”就是一个人做人的最高人格境界或者说最高人格理想。

儒学以道德为社会中一切活动的基础，主张用道德手段来治理全部社会生活。儒家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展现其人生境界的全部内涵的。对“止于至善”的精神实质，一方面可以结合“三纲领”来理解，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整个《大学》的要义来阐释，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反映其本初内涵，也才能在此意义上把握其精神实质。

1. 结合“三纲领”来看，“止于至善”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

《大学》的第一条纲领“明明德”，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包含了光明的德性，每个人的生命都充满了善的神圣本性，这种光明的善的神圣本性就是我们生命的“明德”。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包含光明德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知，更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把这个光明的德性彰显出来，所以《大学》的第一条纲领要求我们“明明德”，即通过自我启蒙，让它光彩照人。第二条纲领是“亲民”。古代儒家对这个“亲”字有不同的解释，朱熹说是“新”，王阳明从词语上考证认为是“亲”，比较而言，还是王阳明的解释更符合《大学》的根本精神。那么，“亲民”是什么意思呢？通俗地讲，就是“爱民”，重在推己及人，就是要亲近、爱护老百姓，就是要做出实际的事功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从《大学》的思想体系来看，“明明德”、“亲民”合在一起就是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的最高生命境界与人格理想。“内圣”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中达到圣人的生命境界与精神信仰，换言之，就是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体现出超越神圣的永恒意义与存

在价值，实现我们生命中最光辉的德性——“明德”。“外王”就是说我们要在社会上建立“博施广济”的事功，最大限度地为民众谋取福利。当然，这个“外王”事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各异，社会分工不同，但只要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中做到孔子所说的“博施广济”的事功，就是“外王”。比如，作为法官，就应该做个公正严明的好法官；作为官员，就应该做个民众爱戴的好公仆；作为科技专家，就应该做个按照自己良心从事发明创造的好科学家；作为教师，就应该做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作为医生，就应该做个救死扶伤的好大夫等。这样，“明明德”是“内圣”，“亲民”是“外王”，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做到了“内圣”和“外王”这两个方面，就是“止于至善”。什么叫“至善”？“内圣外王”合一就是“至善”，“明明德”、“亲民”合一就是“至善”；当然，“至善”也可以理解为“最好”的境界，不只是满足于较好、更好，而是努力达到最好。可见，“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内圣外王”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就是实现“明明德”、“亲民”合一的最高人格理想。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能集“明明德”和“亲民”于一身，其实也就是“止于至善”了。所以，“止于至善”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自然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所追求的理想生命形态。

2. 结合《大学》的要义来看，“止于至善”是一种以追求卓越为核心的至高境界

《大学》是儒家的道德宣言。儒家认为，人性中存在着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这个内在根据乃以“德”为本。一个人要有智慧，首先必须要有德性。因此，完善德性、成就人格便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作为主体的人都蕴涵着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潜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受教育和个人努力，人性可以向更加完善的境界（“止于至善”）发展，最终达到一个共同的善（“天下归仁”）的境界。所以，人经过不断地修身，在现实世界就可以成就理想人格。正如孔子所说：“我欲仁，斯仁至矣。”^[4]

为了阐明“止于至善”的深刻内涵，《大学》也引经据典：“《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句话呈现了几个儒家最为看重的关键词，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个词。君仁、臣忠、子孝、父慈，这是不同角色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即君要成君之样，臣要有臣之格，父要有慈，子要尽孝。这也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君君”、“臣臣”、“子子”、“父父”。所谓“为人君，止于仁”，就是说统治者的定位应该是行仁政、爱

人民,“仁”就是对一个君王的要求。所谓“为人臣,止于敬”,是指作为下级,应该定位在恭敬忠诚上,“敬”就是对一个臣子的要求。所谓“为人子,止于孝”,指作为子女应该定位在孝顺父母上,“孝”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伦标准,但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那他忠于国家、为国捐躯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在“忠孝”之间,人们往往会选择“忠”,因为“忠”是“大孝”,是对整个国家的负责。一般而言,尽孝与尽忠并没有严重的冲突,尽孝是尽忠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所谓“为人父,止于慈”,是指作为父亲要慈爱。所谓“与国人交,止于信”,指与他人交往,应该定位在诚信上。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起码的诚信都没有,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正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5]如果自然、天地、人类社会都没有诚信,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大乱。

《大学》在引用了《诗经》之后,又接着引用了孔子的话来加以说明。“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意即,如果人不守和谐安乐,不知和睦相处,只知道征战,只知道霸权,只知道践踏别人的人权,他就不如鸟。如果个体不守社会秩序,不讲人伦道德,那这样的人连禽兽都不如。在这里,“知止”是对自己的很高要求——知道进退、明白利害、去掉杂欲、有所不能而有所能。只有当一个人有极高的教养之后才能做到“知止”。这个“止”的意思是说,人生的目的是达到最高的善,不达到极为高妙的境界就不能停止追求,即使达到好的境界,也还要精益求精。可以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其所成就的人不仅仅在于一般的“善”,而是在于要抵达“最高的善”。儒家的“知止”有其深刻的人类主义价值。“止于至善”,上升到人性的层面来说就是大真、大爱、大诚、大智的体现,是一种以追求卓越为核心的至高境界,是一种从自我到无我境界的升华。

二、“止于至善”的价值蕴涵

在儒家看来,所谓大学之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修身成人之道。儒家认为,人人都有天赋的光明德性,但这种德性不能自然彰明,而是需要人为地修明(“明明德”)。在修明天赋的光明德性之后,还要推己及人,让天下百姓都能“明明德”,并使全社会的道德面貌得以日新(“亲民”)。而“明明德”和“亲民”的最终目的是要“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作为《大学》“三纲领”中的最高纲领,其价值意蕴自然是深远而广大的。

1. “止于至善”修养境界设定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人生努力的目标,还是彰显道德意义、提升生命价值的标杆

“止于至善”提倡的是一种理想道德的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力争做一个道德完善且志存高远的人。“至善”既然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那么,不达到至善的境界,就不应停止追求。在为理想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知止”极为重要,既要知道朝什么方向努力,还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从而回到一种中正、平和、美善的心境当中。“知止”告诉我们,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到此为止;有些事是必须做的,并做到极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清醒的判断力,人才会有所不为而有所为,并葆有坚定的意志力,才能达到至善完美的境界。只有当一个人有很高的教养之后才能做到“知止”。虽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远远超越了动物,有语言,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但在儒家看来,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遵守秩序,不谨守人伦道德,那连禽兽都不如了(“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才是最重要的。不仅如此,一个人的德行修炼,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长期奋斗、持之以恒地追求,才能臻于“至善”的境界。《大学》强调,一个人达到了完善,还不是最美好的世界,要使他人同样完善,使所有的人达到完善,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止于至善”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还是一种价值追求;既是过程,也是结果。

儒家智慧的深刻性在于它清醒地知道,利禄之所以成为巨大的诱惑,问题出在人自身,人只有正确认识到利禄追求与生存意义的关系时,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儒家的修养境界论主张生命的归宿在于完善自身、成就理想人格,修养的目的是为自身的完美而非其他外在因素(如名利等)。“内圣外王”的修养目标及“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无不说明:家国天下以及人生问题的解决,都是以个体人生的生命关怀为根本、为依据、为始终,而生命关怀则以完善自身、成就理想人格为归宿。“止于至善”就是道德人格的最高追求,而对“至善”的追求就是对幸福人生的追求。一个人追求道德人格的过程,也是其自我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幸福感不断提升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没有对自身道德人格的修塑,没有对“止于至善”最高境界的追求,就不可能有由道德带来的幸福体验,也就更谈不上形成正确的幸福观了。“至善”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论思想家们对“至善”的理解多么不同,它始终蕴含着人类的“合目的性”和幸福两个因素。“至善”既是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目的,又包含着最圆满的

幸福。其实世间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达到至善完美的程度,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追求。就像“君子”,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有了这种向往之心,有了这种追求,即使达不到,过程也是美好的。当前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理想信念迷失的问题,“知止”思想的阐释对于解决当下中国人理想信仰的迷失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儒家真正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是其强调人的理想性、精神性的本质特征,而道德性正是人的精神性、理想性的重要方面。毫无疑问,人有感性的需求,满足人的感性需求是人生幸福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人更有精神性的需求,与感性存在相比,精神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儒家理想人格和道德修养境界的设定,其意义就在于,它作为人生努力的目标,是人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儒家以学为圣贤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人格和道德修养境界,成为人不懈的追求,使人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安顿人生?如何活出精彩?关键在自己,重心在内心,根本在精神。一个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客观环境、外在际遇非个人所能控制,但仍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定的道德自由,获得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充实。儒家的这种思想主张对于解救当今社会的精神危机、道德困境、思想迷茫,帮助人们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提高德性修养、追求真善美人格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 “止于至善”的人格境界凸显了修养过程中主体的自觉意识和实践精神

“止于至善”的道德修养是主体的自觉意识,只有通过行为主体的主观努力,才能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修养是他人不能取代,必须身体力行的,最终要靠个体内在的自觉性,而他人只能启发、提醒。同时,修养还是人们道德上的自律行为,不是随心所欲的事情。所以修身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理性自觉,真心诚意地去追求,才能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因而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6]“君子上达,小人下达”^[7]。君子时时不忘道德规范,处处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只有小人才念念不忘自己的生活处境,只顾自己的利益。儒家修养观强调的理性自觉,重视修养过程中知、情、意、行等方面的统一。这种对自觉意识的高扬,揭示了道德修养的实质,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修身是自己的事,是个人思想斗争的过程,只有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并在长期艰苦的自我涵养中才能形成良好的品德。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人们在修身中自觉地解剖自己,认识自

己,不断清除有悖于社会伦常的东西,逐渐使社会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人道德信念,成为一种行为习惯。因此,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低取决于其道德能力的强弱。可见,儒家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强调了道德修养并不是空洞的说教。作为一种理论,它不是用一系列烦琐的规范来限制人的自由,而是立足于人自身的完善,以充分发挥人自身的潜力。

儒家不仅倡导发挥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更注重把这种道德自觉精神体现在实践上。儒家在讨论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知行关系时特别强调知行的辩证统一,把“力行”、“躬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孔子就是一个笃志践行的实践者,他在道德修养问题上强调“躬行践履”,认为对理想人格的理性认知务必表现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这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儒家修养理论注重道德实践,还包括在修养过程中的逆境磨炼。孟子关于“大丈夫”人格的论述,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既要正确面对人生的逆境,又要善于通过逆境的磨炼去实现人生价值、铸就理想人格。可见,这种修养理论绝不是倡导一种闭门思过、封闭自守的修养作风,而是倡导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磨难,以现实纷繁复杂的生活来锻炼意志品质。这就必须有对“至善”境界的追求,否则是很难战胜这些艰难困苦。不仅如此,“至善”境界的人生还是德性完满的人生。《大学》明确指出,“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说,达到至善境界,就能志有定向,继而心无妄求、处事得当,实现“达道”的人生。但“至善”的修养境界落实到现实人生中,又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即不同的人有各自具体的“至善”追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可见,不同角色、不同地位、不同职位的人,只有准确定位,尽职尽责,充分加强德性修养并扮演好自身的角色,才能走向“至善”。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至善”境界的追求,不在空洞抽象的说教中,而在于自身切实的躬行践履中。

3. “止于至善”的修养目标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切实可行的榜样形象

儒家把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细化为树立具体的榜样和形象,为普通人学习和效仿。先秦儒家的道德修养目标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而是分不同层次、不同环境和不同阶段的,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修养目标具体分为“圣人”和“君子”两个层次。前者的人格特征是“内圣外王”,圣人是全德、全

智、全功的表现；后者的人格特征则是“大德、大智、大优、大怀”等多种优秀品性的融合。前者是儒家设定的做人的最高典范，后者则为做人的一般榜样。对于普通人来说，做到君子的程度是最为切实可行的目标。可以说，每一个阶层，不分职业、长幼，都有可以效仿的人格楷模，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母、为人夫妻、为人子女，为人朋友等各种人伦关系都有榜样。这里虽然有些道德楷模是按照封建时期的标准来制定的，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更多的是健康的、正面的，对人有直接的典范性、榜样性和价值导向性的作用。为什么仰之弥高的圣人令人难忘、万民永记？就是因为他的道德最完善，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好的德行、好的人物、止于至善的圣贤，会因为心里佩服而去仿效，感到高山仰止。在我看来，《大学》是对一种高大美好的人物形象（如君子）的赞美。这种赞美至今不可小觑，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完美的人格，遍地都是一些损公肥私的精神侏儒，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希望。由此可见，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不仅在于成就个人，其最终落脚点在于个人对社会的意义。“止于至善”既实现了个人道德修养的目标和理想，也达到了个人修养目标和社会理想的结合与统一。就当下而言，儒家道德修养观所建立的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主张依靠个体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行为，反省自律，不仅为人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人们行为选择和实践的行动指南。

“止于至善”还昭示着一种永不止息、创新超越的进取心态，是一种对完美境界孜孜以求的执着精

神。或许我们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但我们必须坚守“止于至善”的信念。有了这种意念，我们才不会因采撷一颗小小的果实而满足，更不会在得意中迷失自我，而是携着这份小小的奖励继续寻找更加广阔的天地，从而做得更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新的辉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非凡的人生。有了这种精神，一个人才能从平凡跃升至不凡乃至伟大；有了这种精神，一个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了这种精神，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不断超越！

“止于至善”不仅是一种人格理想，还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塑，强调的是通过自我的精神醒悟来实现人格铸成。可以说，“至善”不仅是做人的道德要求，也是做事的精神追求，它弥漫在整个社会当中，成为人们心灵内在的尺度。可见，《大学》之“大”，就在于其所成就的人不是一般的“善”，而在于最终要达到“最高的善”。

参考文献：

- [1]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郑玄,注,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365.
- [2][3] 王阳明. 传习录上·语录一[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135.
- [4][6][7]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74,38,154.
- [5]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73.

(本文责任编辑 董志勇)

(上接第44页)

- [5][6] 李金奇. 大学组织的再学术化与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分化[J]. 高等教育研究,2016,(2):6-12.
- [7][9] 周光礼,莫甲凤. 高等教育智库及其学术研究风格——中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转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6):45-57.
- [8] 张兄武,许庆豫. 关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2014,(10):93-97.
- [10] 马陆亭. 建设不一样的“大学”[J].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2012,(9):38-42.

- [12] 陈建国. 威斯康星思想与我国地方高校转型发展[J]. 高等教育研究,2014,(12):46-53.
- [13] J. D. 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M]. 陈体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46.
- [14] 崔延强,邓磊. 论大学的学术责任——现代大学学术研究的四重属性[J]. 教育研究,2014,(1):84-91.

(本文责任编辑 李晓宇)